

Transcendence

人类进化史

火、语言、美与时间
如何创造了我们



我们人类不过是进化的一种偶然
却决定了自身命运的必然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

〔英〕加亚·文斯 (Gaia Vince) 著

贾青青、李静逸、袁高喆、于小岑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
(英) 加亚·文斯著；贾青青等译. -- 北京：中信出版
社，2021.9

书名原文：Transcendence: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
ISBN 978-7-5217-3486-7

I. ①人… II. ①加… ②贾… III. ①世界史—文化
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70922 号

Transcendence by Gaia Vince

Copyright © Gaia Vince 201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著者： [英] 加亚·文斯

译者： 贾青青 李静逸 袁高喆 于小岑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5 字数：306 千字

版次：202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9-7314

书号：ISBN 978-7-5217-3486-7

定价：6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感恩父母对我的养育和教导

推荐序一

踏进生活的河流，聆听岁月的歌

2021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我和几位朋友来到贵州省锦屏县的瑶白村。

这次重访锦屏，是为了纪念20年前我们初到锦屏，在文斗的上寨和下寨等村进行的考察，那次特别了解了許多侗族和苗族村民家中山林契约文书保存的情况。20年间，清水江流域数以万计的明清契约文书得以被搜集、整理和出版，而且有许多学者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撰写了多部著作和大量论文，使这个黔东南大山中少为人知的县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之地。

当然，此行也不仅是为了怀旧，我们年复一年地行走在熟悉或陌生的山间水畔，每次都怀着追求新知的梦想。这次我们到瑶白村，恰好遇到了这里的村落仪式——摆古节，而且是三年一度的“大摆”，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识过的。

所谓“摆古”，应该不是侗话。在西南方言中，“摆”就是讲，比如大家熟知的四川人说的“摆龙门阵”的“摆”，也是同一个意思；“古”就是过去的事情。在黔东南和湖南交界地区，如怀化芷江的侗

族，也有摆古的习俗，把讲述祖先和村寨的历史作为村寨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我猜测，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曾经是相当普遍的一种传统，不仅从黎平一直向南进入广西的柳州地区有，就是远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布朗山寨举行的“巴蒂然”仪式的老傣文文本中，前半部分也是关于祖先迁徙和村寨的历史。“巴蒂然”的本义是“有关系的村寨”，而瑶白的摆古，本来是黔东南地区“吃牯脏”仪式的内容之一，瑶白的“吃牯脏”仪式同样是一个重申九寨关系的仪式。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在相距或近或远的广大地域中，人们都要年复一年地不断重申祖先和村寨的历史？为什么历史讲述会作为他们神圣的村寨仪式的组成部分？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 *Transcendence: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讲的是人类的生物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过程中的四个关键要素：火、语言、美和时间。过去我们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的生物进化比较熟悉；又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了解了以达尔文线性生物进化为蓝本的社会进化过程。所以我们从学龄起，就认同火的重要性，但对语言、美和时间的重要性就未必说得清了，因为我们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课本，并没有给予它们重要的位置。

著名的全球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虽然该书的中译本早在1992年就已问世，但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远远不像他的《全球通史》那样受到追捧和热议。在书中，作者提到了人类的四条生命线：生态、性别关系、社会关系、战争。他称之为“阿莉阿德尼

之线”。阿莉阿德尼是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女儿，雅典王子提修斯正是凭借阿莉阿德尼给他的线团，顺利通过迷宫，杀死了怪物米诺陶，因此这个线团就是关乎人类命运之线。

从表面上看来，作为受过职业训练和始终关注历史学学科命题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出的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四条重要线索，与记者出身的这本书的作者文斯显然不同，他更集中关注“社会”这个关键词。因此，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血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时段，所有四个要素在这三类社会中同样都是最重要的生命线。比如，在血族社会（即我们通常说的“原始社会”或“史前社会”）中，从人类起源到进入血族社会，都是人类对付身边的生态环境的结果。他同样认为，“人类利用工具战胜了食肉动物；利用火开辟了人类日常食物和居住地的新范围；发展语言，使每一代人均能由于自己的语言宝库而继承前一代人的事业，无须重新创业”^①。火和语言同样得到高度重视，但显然仅被他视为人类应对生态环境挑战而发明的成果。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性别关系在血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血族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是采集经济的特点造成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工作量日益增加，闲暇时间日益减少，性别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就是男性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升。这种情况，直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尽管在发达地区人们已做出许多努力。社会关系不过是超越

^①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吴象婴、屠笛、马晓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9—21页。

了性别关系的更为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而战争则是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之一，反过来它又会改变或重新塑造社会关系。这些见解应该已成为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的共识，在此毋庸赘述。

所有历史学家以及形形色色企图解释历史的人都是事后诸葛亮，而且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算无遗策。不过，睿智的历史学家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论证自己说法的正确性。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概括的四条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生命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他在《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接近结束的时候说到人类发明的毁灭性战争武器时，引用罗伯特·利夫顿的话：“‘如果他们死，我们就死；如果他们活，我们就活。’共享命运是某种进程的开端……我们的毁灭性技术已经迫使我们开始醒悟……共享命运与人类自我意识，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一种信念，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①这段话与我们现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颇为一致，而在当下的全球性疫情泛滥并引发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对此的体会尤为深刻。令我怦然心动的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出版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1989年，而被他引述的这段文字则发表于1987年。

这本书的作者文斯的观察角度不同，所处时代也不同，但她同样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而文化便是人类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按照她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指我们使用的工具、技术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通过学习得来的信息”，无论是火、语言，还是美，都是人类发明并使用的文化产品。所以，与斯

^①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吴象婴、屠笛、马晓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33页。

塔夫里阿诺斯强调人际关系即社会相比，文斯在这本书中的关键词是“文化”。当然，还有时间。按照一般的理解，时间与火、语言和美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因为时间是物质永恒运动及其顺序的表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类对时间的界定、表达和利用又是多种多样的，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能意识到的和能表达出来的时间，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时间也是文化。

火和语言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很好理解，但美对人类的演化史有那么重要吗？文斯认为，“艺术表达不仅促进了文化物种形成，推动了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部落文化的形成，而且促进了资源、基因和思想之间的联结”。因为未见原书，我不知道“文化物种”和“部落文化”有没有更好的译法，但我能理解作者意指对美的追求导致了哪些人群，包括男女、部落、族群，结合在了一起，导致了他们共同形成了何种生计模式、聚落形态、书写方式和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即成为形成各种认同——地方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作者采用了生活中常见的例子，说明美创造了归属感。

作者充分地认识到了美的主观性，但正因为人类“对美有一种情感上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反应”，所以才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符号，从而形成了有凝聚力的社会。这一认识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将各种礼仪标识视为理解各种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出发点。比如不同文化的寺庙呈现出不同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他们用各自对美的认同来表达的文化认同，使我们轻易地发现他们分属不同的文化。再如，我们都知道后世所谓的艺术，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最初都是仪式

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仪式本身的表达，这些以美的形式出现的行为之所以产生于仪式活动中，是因为仪式活动就是为了形成和强化认同而存在的。我们以往更多地认识到后一点，却往往忽略了前一点。由此，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在不同文化的节日活动中，为什么人们都盛装打扮，佩戴上他们认为最美的饰品；我们也可以由此找到与艺术史和建筑史的同行人之间的共同关注之点；甚而，我们可以不止从字面上，而且从更深的意义上理解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到美这个概念，如前所述，这是因为他观察历史的角度不同。当文斯以 21 世纪的科技发明造就的“电子人”的魔幻经历开始她的讲述时，以十几岁在温哥华的贫民区餐馆做侍者的经历为其大著开篇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已然辞世。作为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 20 世纪的各种竞争和冲突的人，作为把被称为“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历史设为博士论文主题的人，他的著作充满沉重感和不安，并以他所梳理的这些生命线历程告诫世人：“我们的时代有着巨大的潜力，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①文斯显然是乐观的，她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说：“我认为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我们从最初的悲惨困苦的猿一步一步变成了享受现代世界的舒适便利的公民。”“悲观和绝望有很多缘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角问题……因此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我们来说却是史诗般的大戏”，因此战争和不平等只是大海中的微波，是实现更伟大进步之路

^①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吴象婴、屠笛、马晓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313 页。

上的细坎。我不能说文斯的看法是错的，但不能完全以同样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没有强调美的重要性，但他对人类未来的忧心忡忡也证明他有一个美的心灵。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作为文化的时间。为什么人类需要标记时间，并且利用时间标记让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生活变得有序？在文斯看来，人类发明各种时间标记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会在上古时期就造出观星台，然后创造出各种历法，区分出各种时间类别（比如《四民月令》）。文斯提供的案例告诉我们，尝试在没有时间标记的状态下生活，一方面会有人体的生物钟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这个个体的生物钟也会和集体的时间标记产生差异。这说明，人类发明时间标记是自然而然的，同时，没有时间标记，只依据个人的生物钟行事，在一个社会中，就会出现无序。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用强调“美”来形塑认同并建构社会，然后需要用“时间”来维系认同并使社会有序。

人类的另一个生物本能是记忆。记忆的重要性对人类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失忆，人几乎就变成了行尸走肉，只剩下简单的诸如吃喝拉撒之类的生物本能。记忆本身又是有时间先后的，一般而言，距离发生时间越近的事就记得越清楚（老人常说的近事很快忘记，远事倒记得清楚，不过是一种感觉），但由于人类大脑的机制，记忆又总是与遗忘相伴，人们为了维持记忆及其准确性，就必须使用时间标记。利用时间标记保留下来的记忆就是可以确知的经验，个体的人具有这种经验，就可以更好地生存；无数个体的人通过语言和文字将此经验散播开去，就形成了集体的或社会的经验，就有助于集体或社会

的生存和发展。

历史书写的特征之一就是时间标记。人们常把神话、传说、史诗视为文学，把音乐、绘画、表演视为艺术而非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口头传统没有或者缺少时间标记，以至于人们无法判定其中的内容是何时发生的，从而也就无法判定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但我们只要找到定时的方法，从各种并非时间标记的信息中寻到相对的、哪怕是模糊的时间坐标，这些文学或艺术文本都可以成为历史文本，因为它们本来就可能是作为历史文本而出现、存在、传承的。不过，历史只代表过去的时间，而对未来，我们知道的只是过去制订的时间标记，而不知道未来的时间。正如文斯所指出的，人类可以对以往未知的空间进行探索，但无法对未来的时间进行探索，因为未来的一切还未发生。不过，尽管只发明了时间标记，我们还是足够幸运，因为我们确信，在大概率上，明天清晨，太阳会依旧升起。

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到的瑶白摆古。

瑶白的摆古是由一些年长的摆古师以侗语来演唱的，从记录下来的一些当代的摆古辞来看，通常由旋律较单调的词句和旋律较复杂的段落构成，大体上就是我们知道的“说唱”形式。其内容从开天辟地讲起，两个重要的时间标记是明朝开寨和晚清的苗民起义，主要内容包括寨名的由来和变化、十个主要姓氏先后迁来的过程、定居后的开发、寨内十姓之间关系的缔结和变化、寨与寨之间关系的缔结与变化等，此外还有很多当代的内容，比如2008年因通水、通电、通公路、通电话而被添加为重要的时间标记。其中关于瑶白的十多个姓氏因为曾经统一为滚姓，与周边其他村寨的通婚变得极为困难，后来不得不

恢复各自原来的姓氏，唱得最为详细，可见这是他们需要不断重申的重要内容。当然，由于我没见到古本摆古辞，不知道以前还有哪些重要内容，现在被忽略不唱，或者是在现在这种非遗化的公开展演中有意不唱了。

摆古师世代传唱的摆古辞如果没有中断，如果没有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变得越来越短，如果随着其种群日益扩大而传唱日益广泛，就会成为我们熟知的史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古老的内容会日益减少，晚近的内容会相应增多。瑶白的摆古辞中古老的内容，除了简单的明代开寨一句外，主要是反映了清代瑶白与九寨中其他村寨，特别是与彦洞之间的关系。据学者的研究，摆古辞中所唱的寨中各姓改姓为滚，是为了从原住民滚姓那里获得定居和开发的权利，而从雍正时开始的“破姓开亲”（即摆古辞中所唱的恢复本姓，从而可与邻寨结亲），则是在新的形势下建立村寨联盟的一种姻契关系表达。^①当然在我看来，所谓婚俗改革可能只是一种“文化语言”，立于瑶白和彦洞的光绪十四年《婚俗改革碑》禁革舅家索要姑家（男方向女方索要）礼银的习俗，可能是反映了主家（原住民）与客家（晚来移民）之间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改变。

如前所述，瑶白的摆古是与祭祖、祭树、斗牛等一起构成的村寨仪式的组成部分，讲述自己村寨的历史就被赋予了神圣性。我很好奇，假如明代这里就有摆古的传统，破姓开婚的事情还未发生，摆古师们会唱些什么呢？也许会主要唱他们如何迁徙到这里、披荆斩棘进

^① 刘彦：《国家与地方视野下的破姓开亲与婚俗改革——以清代清水江下游锦屏九寨苗白、彦洞讨论为中心》，《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苗白”即瑶白在当地的另一种叫法。

行开发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虽然摆古辞中有“张古置人民，盘古置百姓”这样的与火的发明一样古老的创世故事，但尤为强调的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甚至是他们经历的各种苦痛和灾难。恰恰是这些内容被不断传唱和记忆，并通过富有神圣性的仪式行为在后世子孙的脑海里打下深刻的烙印。

我当然不敢说，所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或同一文化传统中的不同群体讲述和传承的自身历史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但我敢说，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去体验和不同传统和不同人群对自身演化进程的表达。正如摆古辞中所唱，“汉人有文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语言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传承尤为重要；美也是重要的，长桌摆古时寨民的节日盛装、五颜六色的瓜果和既悠扬又深沉的歌声，使这个特定的时间凝固在在场者的记忆里。但是，所有这些共同的要素传达给人们的，是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命运。

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在了解了作者对全人类的进化之路所做的共同性概括之后，利用自己的闲暇，去深入体验我们身边不同人群的独特生活经历。那能使你们的读书体验鲜活起来，因为那不仅是一些知识，那就是人类曾经的悲欢离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1年8月于北京

推荐序二

能讲故事和讲好故事关乎我们的生存

看到此篇题目，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如果读者耐心读完这篇序言，再读加亚·文斯的这本书，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说能讲故事和讲好故事关乎我们的生存，因为文斯以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们来自哪里

这本书的主旨是人类是怎样走到了今天。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一件遥远的往事：那是在1977年，具体哪一天已经记不清了，在一次和父母的认真谈话之后，我决定放弃已经准备许久的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次高考。按照我父母的说法，自学也是可以成才的。做出那个决定，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记得我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成都市图书馆借书。那时候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工作，这是一个可以自学的便宜条件。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次所借的书，全部和人类起源有关。当时为什么要把那些书作为自学成才的开端，已经完全记不得

了，只能说明我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类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满怀兴趣。至于为什么我父母说服我放弃那次高考以及为什么我改变主意在1978年参加了高考，那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交代，这里就不啰唆了。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几个朋友翻译了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的《人之上升》，应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探寻。

《人类进化史》是对从人类的起源到我们今天的进化的反思。今天的人类是一场认知革命的结果，进化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文斯通过四个关键元素——火、语言、美和时间，解释了人类如何偏离了其他所有动物的进化路径，最终成为主宰地球的动物。火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使我们的大脑得到充足的营养，使其进化超过了其他任何动物；语言使我们能够存储和交换信息，这是传播生存策略的关键；当美感成为一种文化特色，融入私人 and 公共生活时，它就为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提供了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基因的突变在族群中世代积累，最终带来物种的演变。

在这本书中，文斯问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人类到底是什么？”她试图回答人类到底为何与众不同，探索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力量让地球发生了改变，将猿转变成人。她的答案是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三种过程的综合作用，她称之为“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人类的祖先聪慧机敏，社交能力强，他们不断进化，适应环境变化，以确保自己能生存，而文化就是他们适应环境的方法之一。

讲故事的能力关乎生存

从几十万年前留下来的岩洞里和岩壁上的绘画便可得知，人类的

祖先十分喜欢讲故事。以打猎为例，世界各地都有打猎仪式，包括模仿动物行为、只在规定区域打猎等。除了仪式导向的打猎外，还有一种理性打猎，即总结成功的打猎经验，形成固定的打猎模式并在以后的打猎中优先应用。

这种逐渐产生的打猎模式，就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文化”有很多含义，文斯在这本书中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通过学习得来的信息。文化依赖于学习他人，并把学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文斯指出，人类并非是唯一进化出文化的物种，但是只有人类会不断累积自己的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使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能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种积累，就是人类个体之间、代与代之间、群体之间相互讲述“故事”的过程。如果没有故事的讲述，就没有文化的积累。

这里我想提醒读者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化的“复杂多样”。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多年以来，有些人不断地鼓吹和推行“同一”，即思想、行为、文化的同一性，或者统一性。这种由于地域的统一，造成有些人对同一（统一）的迷信，认为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是大一统的结果。我们很少问一下为什么在春秋战国（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以后，古代中国就失去了思想发展原动力。因此我们是要追求一元和同一，还是追求多元和多样，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了。

文斯的这本书给我们解释了人类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那些口述的故事是人类集体的记忆库，它们以叙事的方式储存着人类生存、生产、发展、进步的秘密，以及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还将其自发纳入认知环节。故事塑造了我们的

思想、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和环境的互动。”

故事拯救了人类

如果说是“故事拯救了人类”，我们会认为这是奇谈怪论吧。但是在读过了文斯的论证后，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书中，她举了一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例子。

约两万年前，冰川时代摧毁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使得雨水稀少，干旱越来越严重。对很多哺乳类动物来说，环境越来越严峻，越来越不适合生存，许多大型动物灭绝，人口数量也骤降，原住民部落孤单地散布在澳大利亚大陆上，这种情况延续了上千年。极端困苦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基因库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毁灭性的基因突变悄悄混入，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这些都给这个大陆的人类灭绝制造了充分的条件。然而，澳大利亚原住民并没有灭绝，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他们拯救自己的方式就是“讲故事”。这本书称那些部落通过演唱来讲故事的方法为“歌径”，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说法，我想也可以说是“故事线”。口述故事记载文化知识，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每个原住民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径，歌径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行为准则、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山河风光等。原住民通过旋律、歌词、艺术和舞蹈，展现在澳大利亚生存的信息，哪里有水源，哪里动物多，哪里牧草肥，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植物可以治病，等等。

歌径还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唱。这些口述的